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略卷之二

錫山附六奇用賓氏編輯

天啟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賈世賢駐瀋陽正月 大兵數萬騎抵渾河會
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
大兵尙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
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
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叅將王世

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啟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既陷。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海京。

遼陽陷

天啟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開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

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
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
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
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祥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祥
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
事敗乃日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
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
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怕無顏而
聖亦且羞見諸將士願繼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聞

外責可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也。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人應漆在東城樓拜關，謝恩取劔自刎。儒秀溢死，張餘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待不問。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遺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子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眾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為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銚工能繕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子為諸生。思得寸進。聞戶

讀書而頰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日優人心善歌汝試歌之子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規點板歌一闕而罷

袁應泰傳

夏應泰字大來號位字鳳翔人萬歷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

遼東熊廷弼既以人言去任十月朔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既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土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荅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敕慮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隆一東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餒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馬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

事。魏曰。遠不自。臣降人。臣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遠。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遠葬。遠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土收拾人心。為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侄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吳收降人。輕信叛將。致此。潘遠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子祭陰一子人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字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

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
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
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
泰不才。得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間外責。尙可
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
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
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
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
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

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與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按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歷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甯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密

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素多牴牾爭
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濟陽陷
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
請于應素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
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妻高氏金氏從
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
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繪

崔儒秀號敬初河南陝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按察

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將
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人爲戶部主事陞山東
命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亾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
百人辭基而行公旣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
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素
傾心任之亾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
圖公諷之質其家子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亾而
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
之應素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刀人千剽成開公

勸哭戎服北向再拜步生都司聽乎曰經死增光祿
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
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談。展名世夷之能
周敦吉戚金鄧起。襲秦邦屏。餉司陳堯日。段展及邦
屏。婢土官秦氏竝得贈卹云

廣甯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閩陽。巡撫王孔貞主戰。駐
廣甯。二人議論遂成水火之致。敗之由也。天啟二年
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

且真粘化定盟及虎賁免惡戰血。无用遼將孫得功
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言化貞不從。大
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
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
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
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
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淮
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卒州部走。渠略陣。

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甯。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閔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素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投至。持刀與關乃得出。得力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廣甯旣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

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子途蹂踐死者相望化
貞從數騎走閬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
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
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甯前計廷弼曰晚矣公
不受給募戰不撤廣甯香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
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
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甯前道張應吾殿後時
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
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甯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
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
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友冠向西再拜縊
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
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
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
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命

事分巡東甯。願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
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
岔河矣。廣甯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
身。何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
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
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為。
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
巡廣甯。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
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

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
經公著。以明臣節外，所有隨行家童二名，遣還原籍。
報信。或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
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
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
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
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
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
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

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二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和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數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擊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慈爲主慈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貞初意虎慈外助永芳內應僕倖浪歲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獲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劉

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
時大兵尙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
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甯已潰遂率衆入山海
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遼人以廷
弼言失在剛而懷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
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勅單騎夜行
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竟嚴之分剛柔之別
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
幸良才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回守

而不可得化。賈意氣既銳。焚我後多。又不幸。有本
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
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鷟鳴致之。且運
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詬誶。驚凌漫無定。盡明分
左右之祖。激成水火之形。以致自送。河西震撼山
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
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
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
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

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
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
知已能剛能柔。一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殺今
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遇
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
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
廣印南歸。可免吏議。懸棧豆蓬及于難。有以也。薛
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
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進。

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在封疆若漠然事
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
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
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
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
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海
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駁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
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
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誓到天仙菴。

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欲劾王云請過
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
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甯危在
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
于化貞也劾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珪之
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
云比之楊錦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
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啟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
邊。

初廷弼在間陽間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
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
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
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
右八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
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
去。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
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
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

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擗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
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甯內潰。王化貞奔至
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再敗于馬上。
催戰而楊鎬。逮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
景榮罷。廣甯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
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
甯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尤至于傳首
九邊過矣。

熊廷璜傳

廷璜號芝崗。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嘗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曆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勅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劾。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開科姚宗文。搆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璜在。豈壞至此。召

公爲兵部尙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
朕在冲年違茲忠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
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饒三十里外冀有所
囑公年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啗公廼
愆患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祀主事鹿
善繼皆阻經袒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
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
貞進兵王戊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胥欲殺公在獄
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檇出公手時有蔣應賜

者不門下將也。化貞乘瑞意諱應賜觀音經。後有圖
識敬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接
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
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胷。安得起死魄。
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煥爲之訟冤。得
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鎮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
萬曆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

者謂必登壇制閭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
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
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
問奕道上曰昔馬融有圍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
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却元機不能
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
函遂曠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
主事因思入京所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
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

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而
積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
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
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
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
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
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
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

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逐經三
河口行至猪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
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
千人見補干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
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
命干總張繼善執島官任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
地五十里命張振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
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
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

唯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
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跡。過江卽鎮江城城
本中國地。萬曆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佟養貞
以千人居守。七月旣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
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甯都司兼副總兵。駐鎮
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
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
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草無人。
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啟二年五月也。

己而間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啟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坨。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信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牟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日。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佟養性至。敗却之。閏十月。閏大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島。雞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甯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甯遠。正月初百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甯遠。以取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寺。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蔽。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夏及攻。既

久城基俱成。四會兵。隨深處挖掘。掘城上以石擲之。又
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立翁爲己一人。累
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
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
人敵。藥甫成。通判點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
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
用此擲于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遍地。大喜。
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于被褥
上。火穴發長之命。見火星所反。無不糜爛。延燒數千。

人 大兵不利解圍諸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
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
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
熹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
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日先君子曰早昔在滁州
遇椒客自云居甯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
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 大兵既歸練兵濬
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甯遠滿桂等大戰知之
頌天贖筆云丙寅正月 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

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鎮頭子三。全至甯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甯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鎗擊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萬。後擁鎗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束芻桔。灌脂燦。以鏡藥。燬之。投下車。燬。查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康者十餘人。所謂圍山生。厚。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

禹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稍黃亦已
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擒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
牽制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啟四年七月初二
大兵遣人與龍談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
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
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六紅
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叅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

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熊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
許武元頭選李鐸張舉各推實授舉謀葛應貫王命
卿加都可僉書解伴官周世登舉萬良實授守備歲
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 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
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又
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
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于安州 大
兵 利退入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 大兵
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木姓魏繼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家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黷熹宗惡之封為奉聖夫

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徒監王安千海
子然與客氏尙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
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
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咎給事朱欽相
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
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
五百金遂表夷爲奸陞降任意熹宗首勳客報于忠
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
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

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樹阮大鍼倪文煥
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
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楊根杠敲遣
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貴命立盡許顯
統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出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
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
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

阮大鍼作繆葵奄指爲東林亞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

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莫與霹靂
惠世揚鼓上早汪文言大刀楊漣日多星繆昌期等
其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監錄 崔呈秀作獻逆查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治 曹子汁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孫鼎相 文震孟 侯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爲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綱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侯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煥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揚

張愷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聖式邦 鄒應理等

選佛錄

明善修身不附述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瑋

周詩雅 賀煊 張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 係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繼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旦秀 問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誠 卓 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 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順

劉廷元 孫 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穎

賈繼春 劉廷直

羣小謀陷正人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注文言爲中書
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澹左
光斗等十七人過職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

正 有賜五刑簡極文言呼天甯死不扳累顯
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
證天啟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
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甯侯姪魏良卿甯國公世襲孫鵬翼方
客歲世然衣指罷符驥掇太子太保用爾耕鋤養衛
大然蔭王子露容皆呈恭謹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
加富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

良剪東安侯太子太保容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生祠

江南連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止南京指揮李之本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主賜額虎韭賜曰善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彌矣閩鳴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王事何宗聖建生祠于長溝各顯德運撫劉建生祠于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

錄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尚書霍維
華奏曰。厥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
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尙字。想當讓位與
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
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
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
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

審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三十四年

西午進
丁未

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啟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檇瑞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善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

道官沈叅立欵事你如何說忠賢知上意臣謝遂匿
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為姑不究之旨南北
壹省文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
手封墨勅不由閣票竟送該科削漣等為民時值苦
暑銼鎖鐵縮際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
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
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鎖撫許頭純問你如何百倡移
官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官
人當避科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宮內處得

相安不相安與教諭移官者不相干又問云你如何
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也
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
時我在家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現在
何不拿未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
時誠尚祿上奏疏豈既失廣甯而反爲營脫試問廷
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曰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
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
骨裂坐躡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

總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
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脇骨寸斷仍加鐵釘
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蛆亘天
挨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櫬田雨耕又復使
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
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贖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
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席捲掃蕩完贖。至崇禎元
年始得贈謚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
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
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
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
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
間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
方從哲登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
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
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官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

鄭貴妃與李選時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
晚熹宗附日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盪環弄
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
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
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
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
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
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

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燾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官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滿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

后我等爲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
飯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
乾清宮守闈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
我等今日具駕皇長子小你何據在門不容宰相入
意欲何爲闕者卻乃入哭嗚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
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
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
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官公擲上行交付輔臣劉
一煥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官請璫

從寢閣內出者其喝你們拉小爺那裡走急請回宮
止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
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
甚麼其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
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
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
宮公出與左光斗太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
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

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
非簾屏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
請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任李娘娘惱得
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
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
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日視之其人還
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從相臣方從哲日聖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任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

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考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甯宮。太后居慈甯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端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此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倖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

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去移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

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
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
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監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
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更有以人參
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
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作璫削籍公爲贈

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
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我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
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縻使千秋而下
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
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
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晉魏忠賢鴛
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
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
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

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
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
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
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適借織造事以欺君蔑
旨參証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砲民數
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
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
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
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

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援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取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身厚土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于數語千古酸

鼻君獨超然長在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
有一素牒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
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
道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
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因服小帽
詣軍門土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
易置公母使發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
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延逮之相
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恭

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
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
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請生五百餘人
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
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鴻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
節揚廷樞劉曙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
率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
而陳日周詮部清忠端亮與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
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

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
一驚流汗被面喘喘不敢出一語。族尉文之炳等妄
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
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頗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
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
剗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
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
從者干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驚恐怖
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祿真

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空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侃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寤元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驢三千。即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厰。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沙。舜。臣。五。

人黜退。而顏佩韋楊念如沈汝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慎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韋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吊橋。時顏佩韋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輿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干載留。

名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韋笑謂衆曰。列位
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
祭賽之。毛一鷺。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
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
一鷺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
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
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韋等。至今莫不稱
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
扇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下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海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扛五十。獄成追贓。七月十三。比起楊漣。

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呦呦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

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
用全刑。顧撻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
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
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
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
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
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
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 洸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鰲 夏之令 王之寀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甯死不扳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

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四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既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于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

先驥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
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
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橐如洗自分爲權奸
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
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
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璫借移宮
逼選侍受熊廷弼賄悞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縱騎
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
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

數千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檣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入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恩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子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日。吾子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其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鄉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

期以最上工夫。送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克人。署事三月。覓差歸與
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
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士靜四十年。攻
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
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
戚晚鄭氏。䟽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
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
師建首善書院。鄒南臯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聞。
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䟽。詆大

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
疏。尋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日宦情秋露。學
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既入
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呈秀遂投逆璫。
言曾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仗。于是朗先直
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
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
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
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

日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尚書。諡忠憲。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

原藉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
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
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
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
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
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草職回
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准步貪污可鄙
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

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煥
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
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播間。壟斷一
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耻。

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
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
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侄也。時官
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于公公。

遂赴圍池死。而旂尉以顏佩韋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提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陰。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叙。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暨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也。于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壘。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遽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

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千。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閭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克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縱騎送。

公公卽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
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
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
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脈脈共妻傷
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
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
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
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
月初九日遺書誠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

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悼。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詔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任。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

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時菴玉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而棧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邨。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聞。韓本用告。

變于上。其辭曰：皇命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究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跡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

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謁殿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補故官。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嚴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大月有楚闈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冊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揚應山疏上。

子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撿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勸之。傾之人在上左右。子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子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間以書辯。未嘗識大洪之短。而含怒于子。初應山疏上。福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想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

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闔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訛者。所得于勿送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聞在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親友。御老母。

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不幾微于我。我
者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
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
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
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
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

入臺卽劾客氏。客晚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
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王戊秋京師久旱。
聖上所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
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
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于文華殿。詈罵。摘一丁
不識兩語。覽詆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
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訐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
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
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

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筆楚較衆。更毒。公偃卧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大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瑞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宛轉兩日而死。追贖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薄寡緣。未了其半。思廟立獨其坐贖。仍給五百金。以昭

閹郵贈太僕寺卿廢于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
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禱道中飢死成
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
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
食成妃鑿裕妃飢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
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懼之后
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

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
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
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殿
得之送殿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
乾日上凡事憤憤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
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翼日淮徐地。

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甯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鱗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通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
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
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
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
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
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

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止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湯磨是晚間空中叫噪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

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

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

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焚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十一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屋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鄉縣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八月朔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陵寢地震。二十五日甯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

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

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變耶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

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
蜜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殿一帶糜爛尤甚僅
屍層登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
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
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
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
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應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
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

古日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日地中洶
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
亡。魏忠賢謂妖言惑眾。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
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
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
如紅毯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
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威。屢行動。勢將下殿。忙
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

舉足欲出廟視哀哭抱任。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臍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若鬼。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袋。

郎中潘雲翼。毋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毋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

快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
響之時。踪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
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
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與
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

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日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繹。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報紅繡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掛于樹。稍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止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稟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叠見。未有若斯。

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傳國璽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庄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堤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

室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水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終